

# 你无法预测未来(上)



凯风吹

文/朱凯生

因为社会在变得越来越发达的同时,各种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庞杂,呈现出巨大的泡沫。泡沫里有真相,怎样拨开泡沫找到真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所有的事件都暴露无遗,而进入这些事件的大门却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看着它发生,看着它演变,但就是找不到进入其中的大门。

那天在清华大学听课,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讲国际经济环境时说,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重要关注点是中日韩三国正在就自由贸易区进行的谈判,中日之间都快要打仗了,但经济上的合作有增无减,双方在厉兵秣马的同时,还进行着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谈判。他说,这种情景还得持续五六年。

我觉得故事没有讲完,就狗尾续貂了一个新版本:不久以后,中日之间爆发了一场简短的战争,中方大胜,钓鱼岛归中国所有。日方大乱,政局因此动荡不稳。很快十年过去了,中日之间贸易额屡创新高,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最终也达成协议,成为全球第二大自由贸易区。

杨禹讲这个事情,是想提醒我们要关注国际经济重要区域里的重要动态,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家之间交往的目的是追求利益,即使是进行战争,也不过是为了求得利益。这种战争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今年上半年,中欧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光伏贸易战。这事告诉我们,中国原来的预期要改变。我们原以为,贸易壁垒主要来自美国,现在看来欧盟也不是善茬,居然和我们撕破脸打起了贸易战。尽管有德国总理喊话,但欧盟委员会不予理睬,这意味着亲华国家政治家的影响力在下降,中欧贸易前景不乐观。

这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这边都要打仗了,经济往来却没有受影响,贸易额只增不减,最后竟然像朋友一样地你来我往,建设自由贸易区。那边没有打仗,贸易却障碍重重。大家都奉行利益至上原则,但在同一原则的指导下,结局竟如此不同。难怪有人说,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如果看不懂就此罢手,或许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感慨。问题是,我们必须看懂,必须对未来局势作出预测。我想,分析和预

测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没有十足把握,就硬着头皮去猜。猜的次数多了,总会蒙对几次,蒙对了,慢慢地就有了影响力,然后就成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各种事态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各地受到启发,纷纷招募研究人员,成立基金会或研究中心,纷纷发表自己对经济发展、战争走势、某国政局等问题的看法。

清华大学高级研究员众多。我很想听听这些老师的高见,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分析和预测这一切的。他们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我坐在下面侧耳聆听。他们讲的那些理论,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或者听过。我一向重视理论,因为理论会告诉我方向和方法。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预测未来,都需要理论。不管什么理论,都以献身社会为己任,为解决出问题出谋划策。一旦为当局所用,则身价十倍,并传之后世。

理论就像一棵树,都来自山那边那片茂密的森林。有的树高耸入云,枝繁叶茂;有的树横向发展,独木成林;有的树矮小若草,成片地长在一起。这些树看起来数量很多,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之间都有联系。那棵树并不高,但他的根来自另一棵大树,他们之间暗通歌曲;这棵树十分巨大,好像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支持着,实际上他只是他自己,跟别的树没有关系;那棵树我很陌生,只远远地望过一眼,从未走近;这棵树我很熟悉,好像在他身上爬过、坐过,甚至有一家人的感觉。我喜欢这种熟悉的感觉,喜欢这棵我很熟悉的树。树干上的那根枝丫,我爬上去坐过;有一根枝条被我折下来,当成一根手杖,陪我走了好长一段山路;树上的枯枝,也被我砍下来烧了篝火,在寒冷的夜里烤暖了我的身子。讲台上的教授都是大树,他们的理论我不陌生,但我不知道他们与森林里的那些大树是什么关系,只知道他们来自那片森林。他们在森林里徜徉好久了,留下了许多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记得的往

事。

现在我也来到这片树林里。站在那些树下,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样扎根、怎样接受阳光和雨露的,但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些伸向天空的枝叶,与树根方向相反。表面上看天各一方,实际上,我觉得分别走到最深处和最高处的时候,他们反而会相遇彼此。

我站在树下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大树——老师们对世界各个事件的想法。

国家发改委的杨禹说,欧美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大;国防大学的孟宪生说,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党校的李玉瑛说,领导干部面临着应对媒体能力不足的挑战;清华大学的张敏说,城市规划需要理性思维;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突发公共事件考验我们的执政能力。老师们都有自己的看法,除了张敏,其他人不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跟我一样,是个旁观者,但我只能通过他们的转述来认识这些事件,我听到的是他们的转述。可是有人告诉我,真相是无法转述的。人们通过转述者——当事人告诉记者,记者告诉读者,教授告诉学生——了解的只是转述本身,但转述离真相有多远,只有天知道。

这一想法让我对授课这种方式产生了怀疑。因为社会在变得越来越发达的同时,各种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庞杂,呈现出巨大的泡沫。泡沫里有真相,怎样拨开泡沫找到真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所有的事件都暴露无遗,而进入这些事件的大门却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看着它发生,看着它演变,但就是找不到进入其中的大门。为了找到大门,教授们开始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一个教一个,一代传一代,有了学历和资历以后就开始著书立说,开始讲学——转述。教授把自己的嘴当作真相之门,以为什么都可以说出来。实际上,他说的是真相吗? (待续)

# 记取生平雪泥鸿爪



稗海习得

文/习斌

完颜麟庆是满清镶黄旗人,大约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曾任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两江总督等职。完颜麟庆所至之地,不废登临,并将所历所闻,写成一书,延请当时名画家绘成图册刊行,这便是《鸿雪因缘图记》这部书的来历。苏东坡曾有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此书题名“鸿雪因缘”,大约是想以此记取生平雪泥鸿爪之印的意思。

古代达官显贵性好山水,喜宦游,足迹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常常或诗或文,将山山水水录于笔端,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来发思古之幽情。

完颜麟庆是满清镶黄旗人,大约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曾任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两江总督等职。完颜麟庆所至之地,不废登临,并将所历所闻,写成一书,延请当时名画家绘成图册刊行,这便是《鸿雪因缘图记》这部书的来历。苏东坡曾有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此书题名“鸿雪因缘”,大约是想以此记取生平雪泥鸿爪之印的意思。

这部《鸿雪因缘图记》,版刻很是精良,特别是随文所刊的二百四十幅木刻版画,细细赏玩,不忍释卷,真不愧是出于名家之手。每幅版画再配以完颜麟庆所记短文,读来自是另有一番情趣。书中所记,多有涉及镇江之风景。特别是金、焦、北固三山,令完颜麟庆颇多流连。

完颜麟庆登临金山,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这年六月,他从对岸瓜洲登上金山,入方丈室,一睹苏东坡所留玉带,以及康熙御赐法物。夕阳西下,投宿僧房。当晚,完颜麟庆秉烛游裴公洞,也就是俗称的法海洞,只见洞内乱泉滴沥,阴冷逼人。随后,他又登上妙高台,此乃当年苏东坡歌《水调歌头》之处。这时,月色初起,映得一江波涛作水银色,波光漾漾,如缕玉叶。继而天空现出一轮明月,映于江中,一水一月,所印皆双,荡为碎影,令人心物两忘。面对此情此景,顿有外观万物而非我累,内观一心而非我有之感。这便是完颜麟庆所记“妙高望月”的游历经过。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大抵文人墨客临水赏月时的心境都是相差无

几的。“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池江水,一轮明月,时光变换,千古轮回。这样的意境,今天的我们大抵已是难以感受,只能在古人的诗文中去领略了。

完颜麟庆另一次至金山,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时任两江总督。《鸿雪因缘图记》中称为“金山操江”。什么是“操江”呢?就是在江面上演练水军。此次练兵,距离鸦片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局势紧张的缘故。

从版画上来看,当时的金山小岛四周是围着城墙的。江面烟波浩渺,气象万千,正是操演水军的好场所。据完颜麟庆所记,金山城墙是明末所建,当初用以屯粮。康熙初年,将军刘之源重修,这才用来驻兵防海,但不久之后就废弃了。乾隆年间又加以修葺,遂成巨观。城墙前即是龙王庙。山之东北,建有操江楼,是操阅水师的场所。

这次操演,共有战船二十艘,每船配甲兵十五名。十一日晚,战船泊于金山脚下,副将称扬子江波涛汹涌,须等东风来,才能操演。第二天清早,完颜麟庆到龙王庙拈香。过不多久,东北风作,操演正式开始。“忽来匪船,连环枪炮齐作,有兵驾小船追匪,两相对敌,众船吹海螺,呐喊助威。”在完颜麟庆的笔下,这次操演的场面颇为壮观。最终“蓝旗一招,鸣金三声,登舟奏凯,收船湾泊”,完颜麟庆以钱帛酒肉,大赏士卒。

由于长江主泓道北移,大约就是从道光年间开始,金山逐渐与陆地相连。随着泥沙不

断淤积,约在光绪三年(1877),金山与南岸陆地完全连成一片。前后短短二三十年间,沧海已成桑田,怎不令人慨叹万千!

早于完颜麟庆,乾嘉年间有个叫张宝的人,亦曾将一生游历,摹绘成书,名为《泛槎图》。其中有一幅“浮玉观潮”,所绘即是当年金山的胜景。金山兀立江心,故有“浮玉”的雅称。“拾级居然上碧霄,凌霄殿敞敞逍遥。奇峰不逐江流转,消受秦淮上下潮。”古塔,奇峰,殿宇,楼阁,城墙,江流……这幅图所绘的景致,和《鸿雪因缘图记》大抵相差无几。

其实,在前代的古典通俗小说中,亦有不少关于金山的版画。如《水浒传》“张顺夜伏金山寺”一回,很多明清刻本的版画,就颇有精彩可观之处。《续金瓶梅》中也有些发生于金山的故事,所绘有关金山的版画,亦很有些意思。不过,古代画家笔下的当年金山胜景,只能令我们在赏玩之余,追慕遥思了。



金山操江(《鸿雪因缘图记》)